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五回 占魁科金榜題名 慶生辰華堂開宴

話說翻清正要上車，不見了車夫，齊升尋了一會，那裡有影聲兒，倒弄得沒有法子。翻清想了一想，對齊升說道：「你能趕車麼？」齊升道：「小的是會趕的，倒是主人這車，沒有人趕，怎樣是好呢？」翻清道：「車夫懼怕逃走，想必是不回來了。這車可由吾們打發。你將你的牲口解下來，套在吾的車上，這就是雙套車子。你的行李並在吾車上，和我趕車，豈不又快又妥麼？」齊升聽說不錯，便照法將車駕好，那空車就拋在古廟裡。和翻清上了車，加鞭緊行，趕了五十餘里，到得打尖地方，翻清下車進店，見店門口幾個人躺臥在地，穿的衣裳都還齊整。翻清問店家道：「這些人為什麼躺在這裡？」店家道：「是逃難來的，昨兒來這裡打尖，過了一夜，為沒有洋煙過癮今兒出門走不多遠，便回轉身，倒臥在這裡。想必是大煙癮發作了，走不動身。」翻清道：「為什麼不進店來，就躺在簷底下呢？」店家道：「他們打尖的錢還沒有算清，怎麼好進來？」翻清聽說是難民，動了不忍之心，便對齊升說：「你拿一兩銀子去，給他們過了癮，自會走得去。」店家聽了，接口道：「那裡去過癮？便是十兩銀子也沒處去吃。」翻清道：「這裡怕沒有煙館麼？」店家笑道：「前會子到處都有，這時候游勇鬧事，官府怕這種地方窩留小人，出了告示，一概禁止了。」翻清歎口氣道：「太平時世，吃煙的以為快樂。到了這個田地，真是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」隨叫齊升每人給一兩銀子，到藥鋪買些戒煙丸吃了，各自散去。

當晚無話，次早上車。趕路趕了兩日，到清江相近，已是重陽節邊。翻清出門的時節，老太爺本吩咐回來過節，因此到了清江並不耽擱，當時僱船到上海，由上海到紹興，見了老太爺，將沿途的事說了一遍。那時南北兩榜都已揭曉，翻清未中，林夢花倒中第廿四名舉人。翻清坦然自得，毫不介懷。倒是老太爺有些掃興，這是大人望後輩比自己更切，人情大都如此。

閒話休題，且說林夢花中了舉人，林太太和忠甫等十分歡喜，其時又值林太太六十壽辰，賀喜的人往來不絕。康老太爺同了兒子，也赴林家道喜。那日清早，父子兩人換了衣帽，步行進城，繞道禹穴山下，山前原有節孝牌坊，年深月久，漸就傾圮，康老太爺見了歎道：「這牌坊建的時節，吾年不過八歲。」

現已五十年，至今想了，猶覺生氣凜然。」翻清聽說，忙垂手問道：「這節孝坊是那家的？」康老太爺道：「說來話也甚長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走到涼亭裡坐下，說道：「這烈女就是東村何明經的胞姊，那時土匪作亂，這裡鄉紳人家，都被搶掠，明經父子也被執辱，險些兒遭害。有一匪目見了烈女貌美，硬要逼他，烈女心生一計，假意哀求賊目放了他父親兄弟，跟丁一同去。」

賊目聽了大喜，將他全家釋放，他便毅然不顧，跟了出門。到得溪邊，假裝足痛，賊目便背了他渡河過去。渡到中流，水勢正急，烈女便把兩手抱住賊頸，死命的扼他咽喉，賊目站不住，跌入水中，同時畢命。那時烈女年甫十五，後來明經脫了難，代他老姊請旌，建造這坊，聞此事已載入縣誌了。」說畢，一同走出涼亭。行不多路，驀地裡見前山草地蹲有一物，見了他們，趕下山來，向前直撲。康老太爺嚇得腳骨軟了，像拘攥了一般，要走走不開，倒是翻清年紀雖輕，頗有膽力，見了這獸，趕到草地取了一塊十餘斤的大石，覷得親切，用力擲去，正中那物的面上，登時倒地，動了幾動，就不活了。翻清料他已死，趕忙扶起父親，仔細一看，方知是只狗熊，週身黑毛蒙茸，兩掌大如蒲扇，頭大於牛，凶狠似虎，雖是已死，猶帶餘威。

不一時，行路的傳說開來，鄉村中人都趕來看，個個稱奇道異。看官知道這狗熊利害，翻清一塊石，如何會打死呢？原來翻清平日和齊升講究拳棒，雖未專心習練，已經齊力不凡，這只狗熊來勢又猛，不提防翻清，這塊石劈面過去，恰好撞一對兒，那塊石就像千百斤重了，任是猛獸，那裡當得起？所以一打就死。當下看的人越聚越多，翻清也就不管，隨了父親一同到林家來賀喜。到了那邊，只見賓客盈門，車馬填路。進了林府，道過喜，忠甫也在座中應酬，康老太爺見了，敘過寒暄，把方才遇狗熊的事說了一遍，大家聽了，詫異，忠甫道：「這是令郎孝思感格，並非專恃勇力者可比。」趙光裕聽了說道：

「令郎勇力究屬過人，何不學些武藝？」康老太爺道：「他在家中，也曾學過兩年，特不肯專心習練。」光裕道：「聽說府上有位教師，他的武藝究竟如何？」忠甫道：「這位齊教師跟了逢吉兄二十餘年，最是得力的。他的武藝不是吾獎飾他，只怕當今海內，未有敵手呢。」康老太爺忙說道：「忠甫兄過獎了。」

忠甫道：「齊教師今日若同進城來，這狗熊還可活捉了來。」光裕聽說，笑道：「這還了得？恐未必然。」康老太爺接口道：

「齊升的勇力，卻是天生成的。從前吾在山東地界經過，忽來悍盜三四十人搶劫車輛，齊升見了，也不攔阻，只將驟車十數輛，用粗麻繩一串聯住。盜黨不解何意，便連車和物，各人趕了就走。齊升等他趕得得勢的時候，飛步上去，將最後的一兩車一腳踏住車輪，那車就一概不動了。盜黨正待下車要鬥，齊升又將車一拉，那前面的車都跟了倒退了幾步。盜黨嚇得各自捨命奔逃，齊升趕上去，連殺了七命，餘盜散走。齊升將車趕回，一物也不曾失去。後來跟吾出門，盜黨聞他的名，都不敢來了。」趙侍郎聽了，說道：「真是天生神勇，可惜吾沒見過。」

現在幾歲了？」康老太爺道：「年紀已五十歲，氣力倒還是那樣強呢。」忠甫歎道：「這樣的本領，可惜沒有用武之地，便埋沒了一世英雄。」康老太爺道：「他年紀雖大，志氣還像少年，常說要投效軍營，做番大事業，才不枉做一個男子漢呢。」大家聽了，稱贊不已，又閒談了一會，已是下午時候。王忠甫想為老姊祝壽，便留住康老太爺、趙侍郎和一班平日知己的朋友。

到得晚上，重開筵宴，大家依齒入座，猜拳行令，擊鼓飛花。

康老太爺年紀最長，興致最豪。趙侍郎也是貪杯中物的，兩人對酌，互相爭勝，吃到三更時分，還是叫添酒來。忠甫見兩人都有醉意，看看壺中還剩半壺酒，康老太爺只顧自斟自酌，趙侍郎也要斟一杯吃，起身說道：「你已玉山快倒了，這些兒賞了別的吃罷！」說畢，來接那酒壺；康老太爺那裡肯放手，弄得倒像孩子們爭食吃，奪來奪去，滿座客人都笑起來。忠甫笑道：「你兩位不要爭，吾再行個酒令。」兩個聽說，放下酒壺問道：「什麼令？請教。」忠甫道：「今日是吃的壽酒，壽高的自應多飲一杯，吾行一令，只要你兩位老年人說出來那位壽長，這酒就請那位吃。」康老太爺道：「今日座中吾的年紀本是最長，你們怕不知道麼？」忠甫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只要隨口說來，越大越好。」趙侍郎道：「如何說法？」忠甫道：「須要將古人比方成一韻語，意思也要有趣味。」康老太爺想了一想，先說道：「彭祖享年七百歲，吾見彭祖梳了角。」趙侍郎笑了一笑，接口說道：「成搏一覺三千年，吾見成搏三反側。」說畢，向忠甫道：「這酒該當吾吃了。」康老太爺不等說完，接口說道：

「開闢天地是盤古，盤古見吾稱老伯。」康老太爺一面說，一面捋須，大家聽了都笑不可仰。忠甫道：「老同年，你太誇大了。」康老太爺道：「你原說越大越好，論理大家該敬吾一杯。」

說畢，就拿酒壺來斟了一杯。趙侍郎忙起身說道：「你再等一等，聽吾說一句。」康老太爺道：「諒你也說不過吾了。」趙侍郎道：「盤古令尊娶令堂，吾在堂前作賀客。」康老太爺聽了道：

「也沒有見得比吾再大。」趙侍郎道：「他見了吾也該稱吾一聲太老伯。」康老太爺道：「沒有什麼太老也不過叫聲老伯。」趙侍郎道：「就和你一樣，這酒該與我對吃。」康老太爺笑了一笑，指侍郎說道：「你作賀客終記得，當年是吾坐首席。」大家都笑問道：「你坐首席，吃的什麼酒？」忠甫道：「想必是太羹元酒丁。」大家又笑起來，獨有趙侍郎凝神默想，還要爭勝，忠甫道：「今日是家姊六十生辰，二位說的雖屬遊戲，卻也是善頌善禱，小弟於二位前各敬一大杯，別位也就少敬了。」說罷，起身斟酒，康老太爺本已醉了，半日笑笑談談，不拘禮節，忽被忠甫說些套話，又是恭恭敬敬的給他斟酒，倒有些拘束起來，忙說道：「小弟貪杯，已過量了。」趙侍郎道：「不如大家同飲一小盅罷！」忠甫看壺中只有兩碗酒，便起身向各人分斟了吃了。用飯已是四更多天，席散後，大家又談了一會，索性等到天明，方才告別。

卻說黼清到林家賀喜，夢花見了，慕他才名，要與他交好，十分優待。黼清也見夢花舉止溫文，言論敏捷，因和他談些學問時務，亦頗議論風生，娓娓動聽。只是細味了，終覺意見多歧，沒有根據，便知他是襲取而來，非有真實工夫的。又見他少年登科，志滿意得，是個熟路上人，談了兩會，不甚投機，無奈夢花有心攀附，禮意慇懃。那日康老太爺告別了，帶了黼清要回去，夢花堅留不放，要黼清盤桓幾天，挽留再四。康老太爺難乎為情，只得叫黼清住下，獨自一人回，出城去了。黼清住在林家，就在夢花館中下榻。夢花中了舉人，連日拜老師，分硃卷，會同年，這些忙碌，自然不能少的。黼清見他沒有閒空，獨在書房無事，隨手將案上書翻閱，翻出一篇夢花做的新學論來，文氣倒還疏古，只是推崇西人，薄視中學，意見太偏。

黼清看了，大不合意，仍舊將他夾在書中。過了兩日，告辭回家。轉瞬歲晚，新科舉人都要進京復試。夢花也擇日起身，黼清治了酒筵，為夢花餞行。酒後取出書信兩函，交給夢花。夢花看時，一封是汪笑春謝函，一封上寫內附奏稿一本，是交給周志魚給諫的。夢花收了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奏稿？」黼清道：

「這是小弟管見，托周給諫代奏的。」夢花道：「奏的何事？」

黼清道：「小弟竊見，近日風氣浮靡，當官者習於怠惰，粉飾太平，慨然抱祀人之尤，故於這疏內，剴切言之，共分十二條，一曰改科舉，二曰修學校，三曰久職任，四曰立宗譜，五曰設議院，六曰汰冗員，七曰裁兵額，八曰開屯墾，九曰嚴煙禁，十曰別服色，十一曰禁漢人入旗，十二曰禁幼童出洋。通共三萬言，此所謂庖人不治庖，屍祝越俎而代之矣。」夢花道：「這是吾兄以天下為己任，迥非紙上空談，望兄早日得志，大展經猷，吾輩交遊亦有光寵。」因問道：「議院一條，正合鄙見。小弟也有此論，此乃泰西良法，中國要求富強，一切都須仿行西法，吾兄以為然否？」黼清笑道：「今日談西法者極多，幾乎學問中自成一家。然而小弟愚見：西學皆出於中學，今人之推崇西學與鄙薄西學者，都由分中與西而二之。其人於西學不明，於中學亦未精也。」夢花道：「西人製造新奇，都創中國所未有。」

吾兄說皆出於中學，有何證據？」黼清道：「即如製造千變萬化，不外格致一途，格致固中國聖人之學。至於立國，泰西以富強為本，然其好處仍自中國學來的。」夢花道：「當今之世，只聞中國行西法，不聞泰西行中學。吾兄何所見而云然？敢請指教。」黼清道：「即如議院，人家都說是西法，其實即古時鄉校之遺用。人由公舉，亦是古法，而且國中重學校，幾乎無地無學，無人不學，亦古者大學小學之意。即此三大端，皆中國先王之美政，泰西仿而行之，中國忽而忘之。及西人行之有效，又說是西人立法好，不知西法即是中法，西人用我之長，以收實效，我乃襲彼之跡，以警虛名，豈不可笑？吾嘗聽西人說，中國人聰明遠過泰西，惜其做事不實，用力不專，大約坐在這病上。」夢花從沒聽過這種議論，當下聽了，只得點頭稱是。